

浮躁

(一)

賈平凹 著
陝西旅游出版社

1247.5
4448
:1

【中国当代名家作品精选】

浮 躁 (一)

贾平凹
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图书在编目(CIP)数据

浮躁/贾平凹等著.—西安: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1.1

ISBN7-5418-1737-6

I.浮... II.贾... III.当代-长篇-小说-中国 IV.
K.786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506 号

浮 躁(1—3)

作 者——贾平凹 著

责任编辑——王巨川

封面设计——孔晓军

出 版——陕西旅游出版社(西安长安路 32 号)

发 行——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印 刷——空军西安印刷厂

开 本——850×1168 1/32

印 张——20

字 数——480 千字

版 次——2001 年 1 月第 1 版

2004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——1-5000

书 号——ISBN7-5418-1737-6/I·471

定 价——(全三册)89.40 元

上 卷

—

州河流至两岔镇，两岸多山；山曲水亦曲，曲到极处，便窝出了一块不大不小的盆地。镇街在河的北岸，长虫尻子，没深没浅的，长，且七折八折全乱了规矩。屋舍皆高瘦，却讲究黑漆门面，吊两柄铁打的门环，二道接檐，滚槽瓦当，脊顶耸起白灰勾勒而两角斜斜飞翘，俨然是翼于水上的形势。沿山的那面街房，后墙就蹬在石坎上，低于前墙一丈两丈，甚至就没有了墙，门是嵌在石壁上凿穴而居的，那铁爪草、爬壁藤就缘门脑繁衍，如同雕饰。山崖的某一处，清水沁出，聚坑为潭，镇民们就以打通节关的长竹接流，直穿墙到达锅上，用时将竹竿向里捅捅，不用则抽抽，是山地用自来水最早的地方。背河的这面街房，却故意不连贯，三家五家了隔有一巷，黑幽幽的，将一阶石级直垂河边，日里月里水的波光闪现其上，恍忽间如是铁的一环链。在街上走，州河就时显时断，景随步移，如看连环画一样使任何生人来这里都留下无限的新鲜。浸不经心地从小巷透视，便显而易见河南岸的不静岗。岗上有寺塔，不可无一，不可有二，直上面成高；三户五户人家错落左右，每一

户人家左是一片竹林,右是苍榆,门前有粗壮的木头栽起的篱笆,篱笆上生就无数的木耳,家来宾客了,便用铲子随铲随洗人锅煎炒,屋后则是层层叠叠的墓堆,白灰搪着墓楼,日影里白得生硬,这便是这户人家的列宗列祖了。岗下是一条沟,涌着竹、柳、杨、榆、青桐梧桐的绿,深而不可叵测。神秘得你不知道那里边的世界。但看得见绿阴之中,浮现着隐约的屋顶,是三角的是长方的是斜面的是一组不则不规的几何图形。鸡犬在其间鸣叫,炊烟在那里细长,这就是仙游川,州河上下最大的一处村落。但它的出口却小得出奇,相对的两个石崖,夹出一个石台,直上直下,挂一帘水,终日里风扯得匀匀的,你说是纱也好,你说是雾也好,总是亮亮的,自!州河上的阴阳师戴着一副石头镜揣着一个罗盘,踏勘了方圆百十里地面,后来曾说:仙游川沟口两个石崖,左是青龙,右是白虎,中间石台为门槛;本来是出天子的地方,只可惜处在河南不在河北,若在河北面南那就是“圣地”无疑了。阴阳师的学说或许是对的或许是不对,但仙游川的不同凡响,却是每一个人能感觉到的,他们崇拜着沟口的两个石崖,谁也不敢动那上面的一草一石,以致是野枣刺也长得粗若一握了。静夜子时,墨气沉重,远远的沟埝处的巫岭主峰似乎一直移压河面,流水也粘稠一片,那两个石崖之间的石台上就要常出现两团红光。这是灯笼,忽高忽低往复游动如磷火,前呼一声“回来了——?”后应一声“回来了——!”招领魂魄,乞求幸运,声声森然可惧。接着就是狗咬,声巨如豹的,彼起此伏,久而不息。这其实不是狗咬,是山上的一种鸟叫;州河上下千百里,这鸟叫“看山狗”,别的地方没有,单这儿有,便被视若熊猫一样珍贵又比熊猫神圣,作各种图案画在门脑上,屋脊上,“天地神君亲”牌位的左右。

一听见“看山狗”叫，河畔的白腊蒿丛里就横出一条船。韩文举醉卧着，看见岸上歪过来的一株柳上，一瓣黄月朦胧，柳枝上的两只斑鸠似睡未睡亦在朦胧。那双手就蹇蹇而动，咣啷啷在船板上将六枚铜钱一溜儿撒开；火柴划亮，三枚“宝通”朝上。恰火柴又灭了，又划一根，翻开的是一本线装古书，烂得没头没尾；寻一页看了，脑袋放沉，酒臭气中咕哝一句：“今年又要早了！”

早是这里特点。天底下的事就是这般怪：天有阴有晴，月有盈有亏，偏不给你囫囵圇的万事圆满；两岔镇方圆的人守着州河万斛的水，多少年里田地总是旱。夏天里，眼瞧着巫岭云没其顶，太阳仍是个火刺猬，蜇得天红地赤，人看一眼眼也蜇疼；十多里外的别的地方都下得汪汪稀汤了，这里就是瞪白眼，“白雨隔犁沟”，就把两岔镇隔得绝情！

不静岗的寺里少不得有了给神灯送油的人，送得多，灯碗里点不了，和尚就拿去炒菜，吃得平日吐口唾沫也有油花。间或这和尚也到船上来，和韩文举喝酒，喝到醉时竟一脸高古，满身神态，口诵谁也听不懂的经文，爬至河边一巨石尖上枯坐如木，一夜保持平衡未有坠下。

这一晚韩文举在船上又喝了酒，于“看山狗”叫声中醒来观了天象，卜了钱卦，知道天还要旱，遂昏昏又复醉去，恍惚间却见一老人冉冉而至，身長五尺，须鬓苍苍，腰系松宽皂缘，手执曲木之杖。便大惊，问其何人？那老人回答：“吾上通天机。下察地理，管人间寿命长短，富贵贫穷，若有人诵经念佛，获福无量，若是不信，病疾死亡，官灾牢狱，盗贼相侵，六畜损伤，宅舍不宁，迷梦颠倒，所求不遂，财帛耗散，鬼魅妖精，四处作祟……”韩文举顿时匍匐在下，叫道：“你是土地神佬？！”

那老人却倏然而逝。韩文举也随之酒醒，想起村人多在寺里烧香送油，却一直冷落了仙游川村后的那座小土地庙，土地神于是来提醒他吗？便爬起来弃船而去，直脚到了不静岗上的画匠家，他要嘱咐画匠明日一早就粉饰土地庙。但是，画匠已经睡下了，他手才触到黑漆大门的门环时，突然酒劲又复作，浑身稀软如泥，倒在台阶之上，昏沉直到天明。

土地庙复修起来，与不静岗寺里一样香火红盛，且韩文举一朋人又差不多用墨针在胸前饰了“看山狗”山鸟的图形，两岔镇的旱情依然没有根治，一年一年，愈发贫穷，镇上好几家到了年纪的女子就外嫁给远远的外地了，发誓不给这地方的某男人做老婆过糟心光景。

两岔镇的穷在商州出了名，但谁也得说这地方好风水，因为这里的两个大姓巩家和田家，都产生了极有头有脸的人物就是明证，而转入贫穷，也全由于这些大门大户的昭著人物吸收了精光元气所致罢了。

先是 40 年代，田家是船工，几辈子人在州河混饭，一年遭国民党抓丁，围住了白石寨渡口的船，枪子儿蝗虫也似的飞，田家老七鬼灵醒，跳下船口噙一节芦苇管呼吸，泗水到下游白腊蒿丛里逃走了，老六则被五花大绑抓去，一去三年，生死不明。第四年，老六突然回转，身分却是陕北共产党派回商州的联络员，他说他是在抓丁路上逃跑到陕北去的。这位共产党员，一回到仙游川就秘密组织一帮船工搞武装。这是一伙活不下去的人，活不下去了就造反，于是，一个没星没月的三十夜里摸到白石寨，将保安队长侯三虎砸死在州河滩上，从此闹得声威大震。这时期，巫岭上有一古堡，落草了一支土匪，山大王就是巩宝山，少年英武，气盛而善谋略；巩家世代为猎，备受两岔

镇长欺辱，一把火烧了镇长家院上的山。山上古堡坚实，持二十三杆“汉阳造”，也守得固若金汤。田老六几次想收归巩宝山一块革命，巩宝山却是不肯，怕被吞并，只求落得自由自在。后，红军xxxx军由南北上，途经白石寨，才派人上山说转了巩宝山，待到红军xxxx军开走，带去了州河上田家小部分人，大部分和巩家合成一支游击队，田老六做了队长，田老七和巩宝山做了两个支队长。这支游击队作战勇敢，以两岔镇为据点，沿州河向白石寨向州城进攻，每到一村就杀地主铲恶霸，一擦黑偷袭炮楼，天明扛回七个八个草捆，草捆里是盒子枪，草捆里还有富人的银元和血淋淋的脑袋。革命红火，州河的船上就有人唱一首歌：“柳叶子长，竹叶子青，杀进商州城，一人领一个女学生。”结果，又一次攻打州城时，遭遇了一场恶仗，直打得黑天昏地，田老六就战死了，商州保安司令部发泄仇恨，将人头悬在州城门楼，游击队的势力自此也减了。解放后，田老七任了白石寨兵役局长，巩宝山任了白石寨县委书记，田、巩两家内亲外戚，三朋四友，凡一块背过枪的都大小做了国家事。仙游川遂成了闻名的干部村。

讲起这段历史，州河岸上的人就最早论起仙游川的风水，那时自然还未产生阴阳师的“出天子”的“圣地”之说，但仍考证说此村背靠巫岭，巫岭突兀嵯峨，必是出武人之地。村前沟口的两个石崖属巫岭伸展过来的余脉，又呈环抱状，这是武人群起之势。面临州河，河水不是直冲而来，缓缓的，曲出这般一个环湾，水便是“银水”，不犯煞而盈益。且河对岸两岔镇依山而筑，势如屏风，不漏不泄，大涵真元，活该干部在这村子聚了窝儿了！但是，仙游川有十个姓氏，同是一村风水，偏偏只荫福了田家、巩家？有人就说人家的祖坟好：田老七的娘死

时，家贫如洗，兄弟俩用草席卷了，抬着往后山掘坑埋，行至半坡，席卷葛条断了，就势在那里掘坑下葬；偏这地方恰是风水的正穴。而巩家的老祖也是在山上打猎，正于一土崖下歇息，忽然崖崩，死于其下，巩家亦是贫寒，并未挖寻，只在崩崖下焚化了一堆麻纸罢了。于是，后有许多人，将父母的遗体背上从巫岭出发，循脉向寻找“龙居”。各家都在寻，各家寻的地点不一，但终没有后辈出什么了不得的角色；父袭爷职，儿袭父职，只是世代农民，鞭杆戳牛的尻子，恨天，怨地，巩家田家人骂不得，倒日娘捣老子的把牛骂得有板有眼。

50年代，这里便出了个小子金狗。

金狗，不静岗的土著，在州河里独立撑排时十六岁，将三张排用葛条连了过青泥涡滩飘忽如蚊龙。其祖天彪，清末白石寨船帮会馆主，因与朝廷驻寨厘金局作对，被五马分尸在两岔镇。自此代代不在州河弄船。金狗母身孕时，在州河板桥上淘米，传说被水鬼拉入水中，村人闻讯赶来，母已死，米筛里有一婴儿，随母尸在桥墩下回水区漂浮；人将婴儿捞起，母尸沉，打捞四十里未见踪影。

金狗生世奇特，其父以为有鬼祟，欲送寺里作佛徒，一生赎罪修行。韩文举跑来，察看婴儿前胸有一青痣，形如他胸前墨针的“看山狗”图案，遂大叫此生命是“看山狗”所变，自有抗邪之气，不必送到寺里，又提议孩子起名一定要用“狗”字。结果查阅家谱，这一辈是金字号，便从此叫了金狗。

金狗自幼水性好，每与村中孩子在河边玩水，能从两丈高的河崖上往下跳。不静岗人家少，姓杂，弄不起一条船，连小鳊子船也没有。金狗就到仙游川村渡口上混，赖在韩文举的船上一边替人家刮芋头皮，一边缠着要随人家闯荆紫关，被人臭

骂，一篙打落水中。金狗在水中半时不露头，韩文举慌了，叫道：“不好了，这孩子要淹死了！”七八个汉子跳下河去摸。斜对岸的水里就冒出金狗，嬉皮笑脸锐叫：“我在这儿！”仙游川的人以为奇，再不敢小觑他。后来，韩文举要带他行船荆紫关，人已经坐在鸭梢船舱里了，金狗爹跑来用腰带缚了他的双手拉走。金狗爹太矮，是个画匠，为人忠厚，对儿子却严肃。当时正在仙游川田家祠堂的大梁上画《王祥卧冰》，闻知金狗走州河，将田家族长送他的一瓶烧酒提给韩文举，拱拱手，道一番谢意；金狗就再没能在船上生活。自后，被爹一双眼睛盯死，只好帮爹研墨，调朱砂，和金粉，竟也慢慢学会蓝土合缝，白粉勾线，涂云笔，描万字纹，连“看山狗”鸟的图案也能画了。

田家的祠堂修得堂皇，田家的人越来越繁，分家立户，盖大院房子。金狗父子也就有了营生。手脚架上，爹是一个四脚虫，骑在椽上，双脚交叉，努力着平衡，画笔就吸饱各色颜料，画一笔，在嘴上备备，再画一笔，再备备，嘴唇上便滑稽可笑，吐一口唾沫也五颜六色。金狗在架下配料，配一碗了，就攀梯子送上去。田家的人在一旁说：“金狗，你知道‘四脏，吗？”

金狗说：“四欢我知道：‘风中旗，浪里鱼，十八岁的女子叫槽驴！’四脏不晓得。

田家人说：“我告诉你：‘秃子头，连疮腿，婆娘x，画匠嘴！’”

金狗一声恨叫，将颜料碗从梯子上摔在墙上。这一惊，矮画匠从架上掉下来，从此落个左腿瘸跛，身子越发短矮，任何路面都走着高低不平。

金狗再不跟爹去画画，一个人赌气到渡口上玩。渡口上有州河水，活活地流；有韩文举，自斟自饮喝醉了还让金狗喝；有

韩文举的侄女小水,和他争辩太阳落河时是一个太阳呢,还是一个太阳变成两个太阳?爹喊他也喊不回。这一年腊月三十日夜,天上没有月亮,田家巩家的花门楼上,家家都挂竹筐般两个红灯笼,光亮就印在河面,拉得长长的。金狗和小水坐在渡船上,挺眼馋。小水说:“瞧人家的灯最大!”金狗说:那大什么,我要点比他们大的灯!”回家偷了爹买回的贴窗纸,糊了一顶大烟灯,拿在田家巩家门口放。烟灯升天,果然明亮,就大呼小叫与人家孩子比灯大灯高。矮子画匠听见了,过来不要他狂,他偏更锐声喊,爹就打了他一个耳光。这一耳光金狗就给爹记下了,不理爹,恨爹,夜里跑到渡船上,要与韩文举和小水睡一个被窝。大年初一早晨回家,爹拿出一角磕头钱给他,他不要也不给爹磕头。

“文革”二年,州河岸不平静。黑天白日,从省城、州城来的人到白石寨,白石寨的人又来仙游川,又去公社所在的两岔镇,后来文攻武卫,互相残杀,乱得像闹土匪。砸屋脊上的五禽六兽,批各阶层的牛鬼蛇神。金狗爹已不能再做手艺,金狗也从中学辍课回来,父子俩惊惊惶惶在家过日子。爹最担心金狗,怕他惹事,掩了门说:“金狗,世道乱了,咱不能惹了外人,也别让外人惹了咱。人家这个观点,那个观点,咱什么观点都要不是。”

金狗歪着头,虎虎地望着爹说:“毛主席说。‘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,就等于没有灵魂。’我听谁的?”

爹说:“听我的,我是你爹!”

金狗说:“那不听毛主席的?”

爹吓得脸色煞白,开门在外望了一回,反身将金狗压在炕沿上一顿饱打。这一顿打得厉害,金狗再不敢多言多语。夏季

遭了大旱，坡地没收，河畔的水稻又逢了虫害，秋后父子就日日上山，挑野菜，挖老鸦蒜水拔了毒吃。人活得万般栖惶。

一日，久旱落雨，州河发了黄汤洪水，沿岸的人都去河里捞浮柴，捞上游山里冲下来的南瓜、萝卜。金狗怂恿着爹也去捞。父子俩到了河边，人都占了有利地势，金狗说：“爹，咱到锥子岩下去！”锥子岩在仙游川下三里地，岩头突出，下临回水潭，不涨水时也深到两丈，幽幽漆黑。此时吃水线上升了六尺，白沫堆起一尺余厚，果然好多柴草、树枝浮在那里。矮子画匠连连摆手不让下水，金狗已剥了衣服，一丝不挂，抓污泥涂了下身，冲一泡热尿，接住喝了一口，掬两把搓揉在肚皮上；爹一把没拉住，早溜下水去。将一堆枯柴拉到岩下，又去拖一根栲木树桩，恰当时岩上正过一支队伍，队伍是武斗的，从两岔镇来，皆拿有铁棍榔头，凶神恶煞地吓人。画匠在岩下远远瞄见。浑身发抖，急呼金狗过来，两人匿身岩下石缝，不敢弄出响动；队伍站至岩头，影子落在水面，恍忽如鬼，议论起回水潭的深浅。一个说：“这狗日的拉到白石寨也不会老实交待，就让他带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吧！”一个就说：“别浪费了一颗子弹！”接着就骂起来，似乎又动了手脚。乱七八糟里，有一种凄惨的呻吟。后来有人呼叫队长，说：“昨日夜里在西线打了一夜，咱那边死了三个战友。他们能杀咱一个，咱就敢杀他两个，把这狗日的处置了吧！”被问的人说：“你们看着办吧，拉远一些，别让仙游川田家的人看见了。”几个声音回应：“看不见的，咱给他下饺子。”水面上的人影就一阵乱动，一件东西抛下来。金狗看时，那东西在水面砸起很高的水柱，似乎还停了一下，是一个鼓鼓的扎了口的麻袋；一时沉不下去，即刻一个打旋，悠悠坠没。岩上的人全站在岩头，看水面泛泡沫，说：“朝河里唾

几口吧，别让他阴魂再追上咱！”呸，呸，呸，一阵唾声，就嘻嘻哈哈走了。水面上的人影一消失，金狗就跳起来，看爹时，爹大睁着眼，无知无觉。说道：“爹，我去看看，那麻袋里装的什么？”一个猫子没下水去。水底里摸到那个麻袋，蹦蹦，肉肉的，软，不知装的是人是兽，拎起来特别轻。金狗往上浮，先暗得什么也看不见，后来朦朦胧胧有些微光亮，却怎么也浮不出水面。心想一定是遇上鬼了，暗中骂道：“死鬼，我捞你尸首上去，你倒要找替身托生？”头就碰在硬硬的东西上，胳膊像是挨牙咬一般疼。金狗才蓦地明白浮柴积在水面，厚得冲不开，就将麻袋口的绳子缚在脚上，身子平行，双手奋力向一边划动，终从岩脚的清水里浮出来。麻袋拉出水来，沉重了十多倍，才到岩石下，金狗爹失声叫道：“你怎么把麻袋捞上来？”

金狗说：“我看里边装的啥？”

爹说：“还能有啥？七星峡打仗，一次下六个饺子，身上都背个磨扇哩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；人既然死了，掀下水咱们快走吧。

金狗却将麻袋打开，提角儿一倒，骨碌碌滚出一个人来，是田中正！田中正是田老六的外甥，任两岔镇公社副社长。矮子画匠先前与田姓一家人为自留地畔争吵，田中正偏向过本族人，硬判他不是，若得他一身是口，冤不能诉，背地里只是咒骂：呸，身为副社长，明镜不能高悬，枉做政府官员！矮子的好恶当然不能左右田中正的官运，但从此是大大地敬而远之了。、现在田中正被人下了饺子，惨是够惨的，但人已死，奈何不得，就是逃离是非之地。一边掉头走，一边说：“冤有头，债有主，谁害死你你找谁去！我们捞你一个尸首，也是尽了乡邻情分，怪不得我们没送你回家了！”

金狗却在后边喊：“爹，他还活着！”

矮子一时骇绝，趑趄返来，手在田中正的鼻下试了，果然有一丝热气。父子俩解了绳索，掐了人中，活动手臂，揉搓胸口，田中正阴里回阳，气息渐盛，哇哇向外吐水。金狗就抓了双腿，倒提着抖动，泥水又吐得一地；田中正的一双小眼睛睁开了。

田中正在锥子岩下躲了一天，半夜子时，由家人悄悄背回去，神不知鬼不觉。三天后，白石寨又一场武斗，双方死了许多人，且到处传说田中正也死了。家人就将计就计，在锥子岩下的州河里祀烧酒，撒阴钱，于一口白桐木棺具装了死者生前的衣服下葬了。下葬那天，村人都站着看，孝子婆娘穿了拖地的麻衣，头上缠了孝巾，一直遮过面颊，哭得长一声短一声的西惶。就在这婆娘揭了孝巾稍稍向旁边一瞥，瞥见了远处目瞪口呆的金狗，哭声一住，立即又撕肠裂肚地嚎啕，低声却催抬棺人急步去了墓地。

这天夜里，金狗和爹已经睡下，门被人轻轻敲响，进来的是田中正的老婆。这女人让点了灯，却用被单蒙了窗子，从怀里掏出三百元来，放在炕席上。说：“画匠大哥，金狗贤侄，我家掌柜的事多亏了你们！现在外边都知道他死了，能不能保住日后的安闲，也就只有你们和我家了！”

金狗当下黑封了脸，说：“你小看人，能救他出来，就不会再害他死去！”立眉竖眼的好像受了侮辱。

田中正的老婆一脸尴尬，忙千解释万表白息事宁人，矮子就将钱塞给她，让给田中正回话：金狗父子不是这一派，也不是那一派，一张嘴除了寻着吃，不会说三道四；救人的事，往后一笔了了，我们不会记着曾经救过一个人，田中正也不要记

着曾经被人救过。

又一年，武斗平息，社会上收缴枪枝械具，田中正突然出现。他整整在家中地窖里藏了十个月，头发全然灰白，脸也嫩白如妇人。两岔镇的人大哗，问其怎的死去复活？田中正笑而不宣，金狗和爹也绝口不提。后，天下平静。田中正又官复原位，已经从学校毕业返乡的金狗依然是金狗，上山砍柴割草，下河摸鱼捉鳖，爹拗不过，开始了摆船撑排；见了田中正，有话则说，无话则避，不卑不亢，刚正独立。

一日，金狗正在船上和韩文举用火烧白条子鱼吃，田中正穿得新鲜要往公社去，一上船问金狗：“你爹好？”

金狗说：“好。”

田中正将一盒锡纸香烟掰开。摆给金狗一支，韩文举一支。金狗把自己的一支别在韩伯的耳朵上。韩文举一边让着烧好的鱼，一边说：“社长的头发怎么又黑了？”

田中正说：“染的。”

韩文举又说：“怕不是染的！世事就是这样，翻来覆去，颠三倒四，贵人还是吃贵物，崽娃子到底吃饴饬。大难不死，必是有后福的！”

田中正不为鱼肉所馋，也不为奉承所感，眼睛一直瞅着金狗，又问：“金狗今年多大了？”

金狗说：“十六。”

田中正说：“十六了懂得媳妇了，你爹给你定下谁家女子？”

金狗摇头，一篙点在岸上的石头，船嗖嗖嗖地顺一条铁丝溜到河心。正是黄昏，太阳在河下游的水里将坠。水和天的交界处，上边一个红的圆圈，下边一个红的圆圈，连结成耀眼的八字。

金狗说：“哎呀，世上真有两个太阳哩！”

三年后的冬天，金狗应征参了军。金狗盼望有仗打，他不怕死，可以去当英雄；但驻军在甘肃天水，一呆五年，先是当小班长，后到营里当通讯干事。和平年代没仗打，谋算报考军事学院，将来做个威风的军官；复习了许多功课。但是，逢上裁军，这一年就复员了，五年前从州河出去逛了许多世面，五年后又回到州河。

州河现在却不是往昔的模样了。

州志上记载：州河源于秦岭南坡羊家沟，一棵枯树下冒了一个泉眼，指头般粗细。但正因为流动是河的出路和前途，这股水并没有干涸，一路汇聚而下，竟经过陕、豫、鄂三省，于湖北均县入汉江时已浩浩淼淼，不可一世。这千百华里的水路，自明清时，由襄樊到州城就通商船，但往后沧桑变化，河水愈来愈小，河岸上的长坪官路越拓越宽，商船就渐渐消失。金狗五年前走时，河里只有梭子船，老鸭船，鸭梢船，小鳊子，数年里上游植树造林，又修了无数大小水库，流量顿减，荆紫关的鸭梢船行到白石寨就再不上驶了。仙游川村前的渡口上惟有韩文举还守着那只船，日日摆过去，渡过来，别的船都搁在河崖下的干滩上，风吹日晒，裂成碎片，钉子也被孩子们扒去卖作废铜烂铁了。

州河两岸的人大致结束了水上的生活，重新分得土地，就专注伺弄庄稼。难得几年的风调雨顺，五谷有收，温饱已经保障，这正是数百年间最安生平和的光景。

金狗爹已经很老了，身于越发矮矮；不静岗上的寺院，“文革”中摧毁的佛堂重新修起，塑了神像，他又趴在大梁上用五彩的笔涂色绘画。画是拙劣的，但态度十分庄重，每每画到困

处，痴眼看一看大梁下心平气和端庄威严的佛爷，心里就祈祷：佛爷大慈大悲，我为你添色着彩，你也该保佑金狗成家立业才是！

金狗却仍是一条光棍。

别人为金狗急，金狗却不急。金狗急的是没钱花。温饱解决之后，人就想着奢侈，年轻人都学会吸烟，喝酒，买书看，交朋友。金狗的活动范围已不在不静岗，仙游川、两岔镇的哥儿们多，整夜走动，吃喝聊天，说到米面光景，说到赚钱发财，竟甚至扯到国家的事，联合国的事，动不动三天两头到白石寨去，到州城里去，庄稼也不在心上精细了，这现象以致形成风潮，波及到州河沿岸许多村子。渡口上的韩文举就烟锅敲着金狗的脑门，说：“金狗，你这小子，把一帮人心都搅野了！”

金狗说：“韩伯老了，过不了几天了，让我们也过几十年穷日子吗？”

韩文举说：“没良心的东西，这日子还穷吗？我们当年下船到荆紫关那阵……”

金狗就说：“我知道，你那钱全丢给荆紫关木楼上的白脸脸了。你何苦哩，落得现在没个婢娘给你暖脚！”

韩文举并不恼，偏过头看船下的水，水活活地流，一个旋涡套一个旋涡的。想起当年的生活，还想起那个大奶子白脸脸，就呵呵地笑。

一抬头，岸上走来一个女子，轻手软腿的。太阳正照在她的脸上，金狗觉得天上的太阳已不存在，那脸是一盘肉太阳，这太阳有鼻子眼睛的让人亲近。韩文举就嚷：“小水，快来帮伯骂金狗，这坏狗张嘴咬人哩！”

小水上了船，将饭罐给伯揭了，是白菜豆腐面，一青二白